

应小茗
著

YINGXIAOMING
WORKS

《镜花物语》作者
首部长篇

天水集

双花酿
Tian
Shui
ji
Shuang
Hua
Niang

此花依白骨而生
根绕骨
怨念成花
花分两头
一蓝一红
亦妖亦正

一颗长生丹
两位红颜
救是错
不救也是错

始于秦 / 止于汉
千古惊世之恋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吾愿万劫不复，舍却残生，换漫漫长路与君同行

天水集

双花酿

Tian Shui
Ji
Shuang Hua
Niang

YINGXIAOTAI
ZHUO

应小苔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水集·双花酿 / 应小苔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221-14488-1

I. ①天… II. ①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0752号

天水集·双花酿

应小苔 著

出版人: 苏 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

责任编辑: 胡 洋

特约编辑: 木卫四

装帧设计: Insect cain 酱

封面绘制: 不语氏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4488-1

定 价: 32.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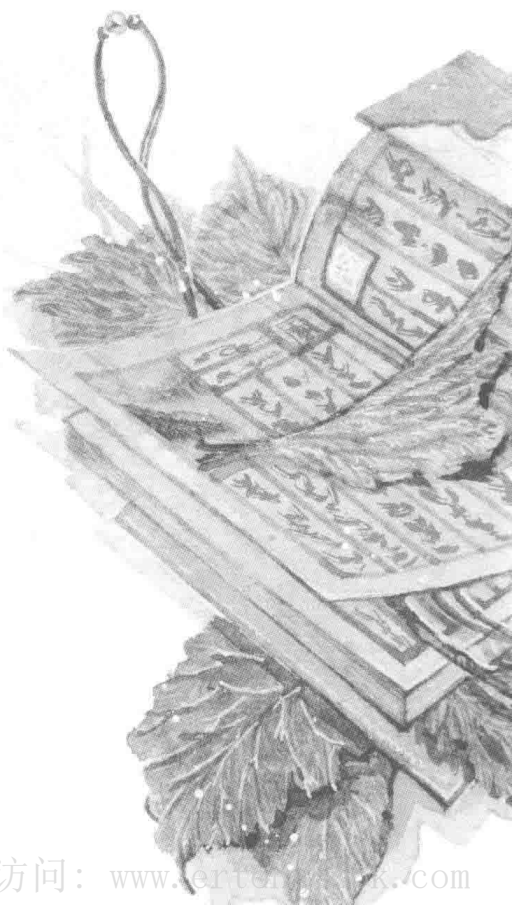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2755298



「我从来不知道相逢，
只是为了再别离
我也曾踏遍了千山万水，
却是再也找不到你了」



目录

—《 001 》—

楔子

—《 005 》—

第一章·胭脂酒

—《 027 》—

第二章·千岁

—《 048 》—

第三章·望尘泪

—《 070 》—

第四章·醉生梦死

—《 086 》—

第五章·蛇莓

—《 100 》—

第六章·不死

—《 111 》—

第七章·侍灵童子

—《 126 》—

第八章·永生

目录

——《139》——

第九章·阮郎归

——《154》——

第十章·灵舍利

——《166》——

第十一章·冥蝶

——《179》——

第十二章·骨上花

——《190》——

第十三章·梦夜

——《214》——

第十四章·疑是故人来

——《223》——

第十五章·相忘

——《232》——

番外一·眸若星辰

——《248》——

番外二·眉间心上

——《262》——

后记



清水大道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猥琐老头。

巨大的笼子里面一条长长的铁链挨个锁了七八个衣衫褴褛的奴隶，据说是从临淄过来的，都是一些贵族的家眷，拉到这清水大道来，也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

如今正是七国归一，那秦王嬴政坐了天下的时候，这咸阳城的清水大道，也正是最繁华的地方。

“你，过来。”

长着小胡子的老头伸手指了指末尾，把一个清瘦的少年拉到了一个胖子面前。

看起来是熟客了，小老头甚是了解胖子的心意，那么多年轻美貌的少女，他偏偏挑了一个少年。

“你看，这可是识字的。”小老头一边说一边把少年的脸扳过，炫耀似的，“长得也没什么好挑剔的，你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货色啊。”

少年长得眉清目秀，不过十四五岁的样子，眉宇间倒是隐约有一股英气，不似别人那般谄媚殷勤，就算满身污垢也是挺直着背，面无表情地站

在那里。

然而听到“货色”两个字，他的眼睛里还是忽然迸射出仇恨的光，不过就是那么一瞬，又很快暗淡下去。

少年看起来还很稚嫩，不过个子已经快赶上那个拿着鞭子的小老头了，一身破烂的衣衫根本遮不住已经开始发育的身板，白净的小胸脯半裸在外面，那胖子猥琐的眼睛在他裸露的肌肤上转悠了两下，口水都快滴出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胖子一边嘿嘿地笑，一边将手指在鼻下横着搓了几下。

少年把头别开，咬着牙关不说话。

从临淄过来的一路上，这些人挨过鞭子，挨过拳脚，饥一顿饱一顿，先是做俘虏，后来做了战利品，最后侥幸活着的，都成了摆放在奴隶市场任人挑选的……货。

“哟，还真倔，我还就是喜欢这样的。”胖子倒是不介意，伸手就拉他手臂，趁机在少年稚嫩的胸脯上摸了一把。

别的奴隶巴不得有个主人买走不再受罪，偏偏这个少年却一点也不买账，他压低了声音，恨恨地说：“我不去。”

“啪！”

小老头的鞭子便如雨点般落到了他身上。少年无法反抗，只能勉强地躲避，胖子在一边看着，似乎更是开心得很。

小老头在围观人群的喝彩声中抽得更欢快了，忽然被一个娇嫩的声音喝止：“不许你打他！”

小老头抬头寻了一遍，才看到旁边一辆挂着铃铛的牛车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提着裙边，怒气冲冲地看着他。

小女孩长得粉雕玉琢，一身衣裙更是普通人家一年也吃不完的，更何况那牛车上还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监，一看就不是他和胖子惹得起的主。

“不许你打他！”小女孩急得跺起脚来，头上的金钗跟着叮叮咚咚地摇晃。

小女孩从手臂上撸下一只雕花的金镯子，往那老头身上一扔，娇声喝道：“我把他买下来，你再打他，我就叫爹爹把你抓起来。”

人群中有人认得这是莫家的轿子，喊了一声。小老头也是识趣得很，那只金镯子，已经足够这少年身价的好几倍了。

“还不快去！”老头俨然换了一副嘴脸，急忙将镯子捡起来小心地收在怀里，又把少年扶起来，解开绑手的铁链，送到那牛车的旁边。

“疼吗？”小女孩心疼地问，她将手中的丝帕轻轻地拂去少年手臂的血迹。

“小姐……”一边的奶妈有点不高兴，“您不该和奴隶靠这么近……”

“不要你说！我不要他当奴隶。”小女孩一撇嘴巴，将那带血的手帕扎在少年手臂上，朗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要跟我去我家吗？”

“季……惊雷。”他低着头，小声地说，“感谢小姐的相救，如有机会，定当相报。”

他对这个初次见面的姑娘意外地没有戒心，却也说不出太多感谢的话，也许是目前的样子让他自尊心受损，他只是默默地捏紧了那方手帕，低着头并不再言语。

“没有关系。”小女孩倒是善解人意，她踮起脚，将少年凌乱的碎发掀开，“季哥哥长得这么好看，当然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说罢她转身爬上牛车上的软轿，冲着一干傻等的人叫嚷，“我还要去姨妈家，你们还不赶紧赶路？”

于是唧唧咕咕，牛车拉扯着又离开了。小老头和胖子早没影了，只剩下衣不遮体的少年不知所措地站在路边。

“莫家子衿小姐真是任性……啧啧……”

围观的人群纷纷散去，少年依稀听得几句，将那方手帕牢牢地握在了手心里。

莫家……小姐，莫子衿。

他默默地将这个名字咬住，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第一章·胭脂酒



「若是我要了那功名，却没了你，这一切又有何用？」

我不想修仙，亦不想要长生不老，我只想拥有一个身体，
留在你身边好好爱你。

那年春天来得有点早，冬天里的雪还没落尽的时候，桃花就开了。

半个山坡上都是明晃晃的粉红，就像是郑家二小姐那颗少女心一样，
满怀春意。

她才十四岁，可是就要上花轿嫁人了。

郑家本是姬姓，是郑国皇室的后代，不过当年的王室血脉也就剩下这
么点旁支末梢，恰逢郑家如今就姐妹俩，这一脉的香火，看来也是要断了。

幸得郑家老爷知书达理，平日里慷慨大度，虽然没有做官，凭着祖上
的荫庇，大女儿被宣召入宫生了一双儿女，又封了郑夫人，也算是长了脸面。

“小姐，小姐，花轿到了。”

碧儿气喘吁吁地冲进新房里，她也穿了一身红衣裳，活脱脱像个大红
包，二小姐梦娘也已经梳妆打扮好，在床沿上坐了半个时辰了。

“你……看到新姑爷的样子了吗？”梦娘捏着自己的裙角，紧张得手
指都有些发白了，她轻轻把盖头掀开一条缝隙，小声地问。

“远远瞧见了，就过来通知小姐你了，骑着高头大马，看起来倒是英
伟不凡。”碧儿连比带画地说，甚是激动的样子。

一边的喜娘不高兴地咳了两声，又把那盖头拉了下来。按照地方风俗，新娘的盖头一旦盖上了，非新郎不能掀开的呢。

“上花轿咯……”喜娘又拉长了嗓子喊道，梦娘腋下立刻就被塞了一只强壮的胳膊，她扶起梦娘就走。

梦娘看不见什么东西，朦朦胧胧全是红色的一片，耳畔全是嘈杂的人声，只听见自己心脏剧烈地跳动，她慌慌张张也不知道往哪儿踩。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口，却一脚绊在了轿杆上，她下意识地伸手扶住自己的凤冠盖头，身子便直挺挺地往下倒。

“小心！”一双手及时扶住了她，是个男人的声音。梦娘按捺住小心脏，只看见穿着红袖子的大手，掌心里都是粗粗的老茧。

是个练武之人。

“多亏姑爷扶住小姐了，不然这一摔可就坏了。”喜娘的大嗓门倒是在嘈杂声中格外清晰。

听起来，刚才那个就是自己的未来夫君了。梦娘羞涩地想着。

这么乱七八糟折腾下来，等迎亲的队伍也吃饱喝足，已经是将近午时了。梦娘又足足在轿内坐了一个时辰，才悠悠听见喜娘悠长地喊起轿送亲，喜轿才慢慢地开始在小路上颠簸起来。

梦娘从昨晚就不许吃饭，只喝了少量的水，再这么一晃悠，几乎就要晕了过去。等吹吹打打的声音远去，也再听不到喜娘那谄媚的大嗓子了，她便悄悄地将轿帘掀开一条缝，吩咐穿红衣的碧儿：“给我拿点什么吧，我饿极了。”

半晌轿帘又掀开，梦娘从盖头的缝儿看见是一只小野果儿，应该是在路边随手摘的，倒是擦得干干净净。

也好，若是一只馍馍、窝窝头之类的，那么干也吞不下去，碧儿倒是越来越体贴了。

轿儿晃悠悠地走了半晌，忽然停了下来，似乎是轿夫们歇脚。她有些憋不住，又不敢私自下去，于是又悄悄地掀开帘儿，拉住外面红衣的袖子。

“碧儿，这是走到哪里了？”说着，她悄悄地掀开盖头，就要往外看。

“已经走了三里多地了，就快要出郑县了。”

声音未落地，梦娘的盖头已经掀开了，外面哪里是她的小丫头碧儿？骑着高头大马、挂着大红花少年明明就是她的新婚丈夫莫长渊啊！

因为是武将，莫长渊长得自然有些粗犷，不过并不像那些大胡子黑脸的人，白白净净也算斯文，粗粗的眉毛看起来倒是老实敦厚，他笑着看着自己的新娘，背后一片一片的都是新春才开的桃花。

“你……”她忽然羞红了脸，也忘记放下盖头。

“小姐有何吩咐？”他手里还捏着几只刚才给她的那种小果子，每一只都擦得干干净净。

“我……想要……一枝桃花。”

那少年从马上一个翻身便弹了起来，轻功甚是了得，几步纵到林子里，选了一枝半开的花儿，又飞身回来，稳稳地落在马背上。

“给！”他将花儿递给轿里的小姑娘，眉眼里都是得意。

呼……梦娘忽然觉得松了口气，从定亲以来的所有猜虑、忐忑都忽然一扫而空，这一眼满是桃花的背景，便将他的身影牢牢地锁在了心里。

不过这一晃眼，已十年有余。

从故乡带来的桃枝儿被插在了府邸的后院里，郑家的二小姐，终于成了莫家两个孩子的娘。

头几年倒是琴瑟和谐，夫妻俩相敬如宾，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可是从第五年起，荆轲刺秦，那咸阳宫中的君王一怒之下举兵灭燕，莫长渊不得不跟着辛胜、王翦大军出征燕国而去。

这一去，就是一年到头见不得两次，偌大的院子就只剩下梦娘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姐姐虽然会接她进宫小聚，可毕竟不能久住，家里也并没有公婆要侍奉，有时候夜深人静了，两个孩子在床榻上呼呼睡去，梦娘只能彻夜瞪着眼睛对抗黑暗。渐渐地，半夜里所有细碎的声音都逃不过她的耳朵，风声、虫鸣、草动，甚至还有那桃枝生长抽动的声音。

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然而隔天起床的时候，又确实看到那树枝儿又高了一截，小树枝慢慢长大，开枝散叶，挺成了一棵树的模样。

也许是太寂寞了吧。她只能如此安慰自己，幸得战场上每每传来的都是捷报，而夫君也会时常有书信寄来，也支撑了她那颗寂寞脆弱的心。

然而长子五岁那年冬天，她忽然病了。

先是觉得冷，屋里总共点了三个炭盆，各种毯子也层层叠叠地堆上来，还是冷得浑身发抖，如同躺在冰上。而后便是耳鸣眼花，发热咳嗽，见不得光也听不得声音，连细微的风吹草动也仿佛扩大了十倍往耳朵里钻，吃不下也睡不好，服药也全无效用。

孩子们被郑夫人接入宫中照顾去了，东厢只剩下碧儿贴身照顾，别的下人都遣在外院，大家都说莫夫人心善，定是怕这血疾传染给别人了。

这一病硬是从冬天拖到了新春，各家各户都挂上了红灯笼迎春，只有莫家，愁云惨淡。

“铛——”远处传来清脆的钟声，仿佛敲击在梦娘的脑海中，她一惊，就醒了过来。

应该是新春到了。

屋里燃着三个炭盆，碧儿守着一个小火炉上的药在打瞌睡，四周都挂着遮光的纱幔，硬是把一个屋里遮得不见天日。

然而她并不觉得冷了，视力和听觉也恢复正常了，浑身上下都是从未有过的清爽。

病应该是好了。

噼里啪啦的是燃烧的炭火声，淅淅沥沥的是小雪，偶尔的“哗啦”一声是树枝弹开了积雪，可是这女孩子的叹息声，又是谁的？

梦娘赤着脚站了起来，碧儿睡得很沉，一点没发现，她便独自推开门，想出去看看。

外面下着大雪，院子里静悄悄的，她披着薄衫赤脚踩在雪地上，居然并不觉寒冷，往前走了十来步，便看见那棵桃树细细的枝丫上，坐着一个穿粉色裙子的小姑娘。

屋里十几个丫头，每个梦娘都叫得出名字来，却从未见过这个小姑娘，再说她坐的枝丫，那么细，怎么撑得起一个半大的丫头片子。

“喂，你不怕摔了吗？”她仰着头，冲树上喊。

听到有声音，树上的人吓了一跳，这么一低头一转身，树枝儿一颤，就把姑娘甩了下来。幸得地上厚厚的积雪，也不算太高，姑娘掉下来不过只砸了浅浅的一个坑。

“你你你……你怎么出来了？”

姑娘个子不高，脸圆圆的，红裙绿袄，一把青丝又长又软，一支花簪别在脑后，看起来……居然跟她有七分相像，梦娘好像惊得不轻，说话都不利索了。

“你叫什么名字，怎么长得如此像我？”梦娘细细打量她，见她肤色雪白通透，十指嫩得像刚长出的新芽，根本不是府里做过粗活的丫头，甚至……根本不像人。

“我……我叫桃姬……”那姑娘有些着急，指了指身后的桃树，支支吾吾地说，“我是姐姐带回来的桃树的精魄啊……我就是按照姐姐的样